

快樂的知識

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

尼采著

梵澄譯

von

FRIEDRICH NIETZSCHE

übersetzt von Fan Tscheng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渝第一版

(* 19223 渝手)

快樂的知識一冊

Föhlische Wissenschaft

渝版手工紙

定價國幣肆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

F. Nietzsche

譯述者

梵澄

發行人

王正陽 白象街 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廠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再版原序

寫在這本書前面，單是一篇序言也許是不夠的；而且總歸是存着疑問，凡未嘗有過這樣底經驗的人，是否因各種序言便能更接近這書中所記的經驗。這書，彷彿是出之以融風的絮語；中間儘有狂放，徬徨，矛盾，四月裏的天氣，使人常常想起嚴冬的近來，以及冬天的勝過；這勝利，要來的，必來的，也許是已來了……欣幸之情，源源波騰而出，好像有最出乎意表的事已經完成，是病好了的人的欣謝之情——因為恢復健康便是這出乎意表之事。「藥的智慧」：這意義便是某個精靈的狂歡節，這精靈抵抗了可怖的長期壓迫——忍耐地，嚴肅地，冷靜，不降伏，但也沒有希望——而今突然為希望所激，健康之希望，恢復之醉心。何怪乎，因此許多無意識和愚蠢底事皆隨之發露了：許多放恣底柔情，浪費於種種問題上，這些問題大半皆有多芒刺的皮膚，實在不宜於受愛撫與招邀的。這全部書，無非是遲期的離索與乏弱後的歡欣；慶賀力量之復原，對於明天和後天的信仰重新蘇醒，突然感到卻又預感到將來，和近的探險，與重新開展的海洋面，及重經許可重加信仰之目標。於此，則我的後面是一些什麼呵！在

青春中這一片荒涼，枯渴，迷離，冰寒，這處非其位的豐采的老境，痛苦這暴君，又更為高傲這暴君所壓制，拒却了痛苦的一切效果，——效果即是慰安，——這激烈底寂寞，當作武器，以拒却病態的近於透視的人類藐視，這只居於辛，酸，痛楚的智識中的嚴格限制，如憎惡所安排下的，（因精神食物之不慣和結息——有人稱此曰浪漫吧——漸漸養成的憎惡，——啊，有誰能夠體會我的這許多心緒！有人能夠體會的，必將更加原諒我，不僅此區區煩勞，放縱，與「快樂的智識」而也——例如寥寥幾首詩歌，今茲附入這書裏的，某詩人用難於原諒的態度和一切詩人尋開心的詩歌。——啊呀，不僅是詩人及其美妙「詩情」為這恢復健康者所要尋開心的：誰知道他為自己尋——什麼犧牲品，什麼可摹擬的原作之怪物將使他興奮呢？「悲劇開始了」——這無顯忌刻可惡的書末尾如此說：留心提防吧！有特殊的壞與邪惡的什麼在自白；「摹擬劇開始了，無疑的……」

二

——我們姑且拋開尼采吧：尼采恢復了健康，與我們有何干係？一位心理學者懂得這樣引入入勝的問題很少，例如健康與哲學之關係，設若他自己病了，也帶了他整個科學上的好奇心躍到病中。因為人，只要他成為個人，便有了他個人的哲學；但這其間便有顯明底區分。在這人是他的缺點化為哲學，在另一人却是其富足與力量化為哲學了，前者是需要他的哲學的，無論

再版原序

一 故

寫在這本書前面，單是一篇序言也許是不夠的，而且總歸是存着疑問，凡未嘗有過這樣底經驗的人，是否因各種序言便能更接近這書中所記的經驗。這書，彷彿是出之以融風的絮語：中間儘有狂放，徬徨，矛盾，四月裏的天氣，使人常常想起嚴冬的近來，以及冬天的勝過；這勝利，要來的，必來的，也許是已來了……欣幸之情，源源波騰而出，好像有最出乎意表的事已經完成，是病好了的人的欣謝之情——因為恢復健康便是這出乎意表之事。「快樂的哲學」：這意義便是某個精靈的狂歡節，這精靈抵抗了可怖的長期壓迫——忍耐地，嚴肅地，冷靜，不降伏，但也沒有希望——而今突然為希望所激，健康之希望，恢復之醉心。何怪乎，因此許多無意識和愚蠢底事皆隨之發露了：許多放恣底柔情，浪費於種種問題上，這些問題大率皆有多芒刺的皮膚，實在不宜於受愛撫與招邀的。這全部書，無非是長期的離索與乏弱後的歡欣；慶賀力量之復原，對於明天和後天的信仰重新蘇醒，突然感到抑又預感到將來，和近的探險，與重新開展的海洋面，及重經許可重加信仰之目標。於此，則我的後面是一些什麼阿！在

求波士，下世，外境，上界的，皆可疑問道，是否疾病引起了這哲學家的感興呢？生理上的需求，在對象，理想，純精神這些外衣下不自知而高裝着，其遠及至可驚人，——而且我會經常問自己，在大體上看，哲學是否純為肉體的解釋與肉體的誤解。在最高的價值估定後，所以引道思想的價值估定，藏匿着對於肉體機構之誤解，不論其為個人，或階階，或整塊底民族。人可以將玄學上那種種武斷的謬論，尤其是那些問生存之價值的答案，當作某種軀體的症候看：如果這種世界之肯定或否定，整個的用科學衡量，中實無一毫意義，則正呼供與學家與心理學家之參考，為更有價值之提示，如上所云，當肉體的症候看了，其佳況與惡惡，其盈虧，多力，在歷史上的自尊，或其阻滯，疲困，乏弱，其對於完結的預感，其求完結之意志。仍是期待有一位哲學醫生，在這名詞特殊意義裏——一位研究人民，時代，種族，人類的集體健康的哲人——有一日有這種勇氣，將我這懷疑推倒極端，敢於說出這樣的話：凡治哲學，從古至今未嘗涉及「真理」，却是治了些勞的東西，比方說健康，未來，生長，權力，生命……

三

由此可以推測，我之與此沉重底病期告別，不無感謝之情，其間我所獲得，至今還沒有磨滅；因我很清楚地自知，在我這多變化的健康情況中，大概預先識得心靈之各種強健處。一位哲學家，經歷過各種健康理念，而且常是從新經歷，便也算穿過過渡，而哲學：除了將

他那端每越變換爲最靈明底形式與距離。他更不能怎樣，——這種變換的變換便是哲學。我輩哲學家不比普通人可以自由將靈魂和肉體分開，更不能自由將靈魂與心御區別。我們不是思想底蛙，也不是觀察或記錄的機械，有冷靜底胃腸。——我們必須不斷地從苦痛中產出我們的思想，且是母似的分給之以我們內中之所有，血液，心腸，氣憤，快樂，深情，苦痛，良知，命運，和不幸。生命——這在我們，便叫作將我們之爲我們者，不斷地化爲光明和火焰，且將凡遇到我們的一切如此變化；此外我們更不能怎樣。至若關於疾病；我們豈不是永遠感到要這樣問，這根本是應離開我們的嗎？只有大苦痛才是心霧的解放者，痛苦大疑惑的教師，疑惑將每個V字割成了X字，一個真正的X字，倒數第三個字母……只有大苦痛，長期悠長的苦痛，彷彿我們被牛線的濕柴薰燒着，強迫了我輩哲學家墜入是深底深淵，於是鬆開了一切信心，善意，掩飾，溫柔，中庸，我們前此將我們的人性寄托其中的。我懷疑，這種苦痛是否使我們「化爲善良」？——但我知道，這使我們「變爲冰沈」的。如今我們學到將我們的高傲，譏嘲，意志，力，與這種痛苦對稱，像一個印第安人一樣，無論怎樣被虐待，對於虐待者，他的苦痛之毒而不傷，即令我們從此苦痛逃入東方人的虛無——人稱此曰涅槃——逃入那默然漠然無悲無痛的降伏自甘，忘却自我，滅息自我之境地；人一旦離脫了這長期的自我統制之危險練習，便宛若另是一人，更加多了幾個疑問號，尤其是增添了一種意志，從此要問的更多，更深，更熱烈，更迫切，更懇求，更沈靜，不像前此之所問者。對於生命的信仰是去掉了；生命本身成了

問題。——但請不要以為人必因此化為愛戀者了！便是生之愛戀也仍然可能——只不過愛的不同而已。這是好像對一個使我們懷疑的女子的愛。……一切成為問題者的刺激性，在這字上的欣賞，對於這班智慧者增添了智慧者，好像是已過大了，以致這欣喜不時常像一道明朗底光芒，時復照射在成問題者的一切困難上，不安定者的一切危險上，甚至於戀愛者的嫉妒上。我們知道一種新的快樂……

四

末了，且使最重要的話不致沒有說出吧：人從這種深淵，從這沉重底病裏，從這沉重迷疑之病裏退出，宛如新生了，脫去了一層皮膚，變成更敏感，更邪惡，於快樂有了更精深的味覺，於一切善事有更柔軟底舌頭，有更樂觀底意識，俱備了第二種較危險底在快樂裏的天真，同時更似兒童，却也比從來百倍精鍊了。啊，從此粗糙沈滯棕黃色的享樂，於他多麼格格不入了，如這班享樂者，我們的「有教養者」，我們的富足者統治者所知的享樂！從此大市場上的噪音，如車之「有教養的人物」和大市民，以藝術，圖書，音樂，及精神上的醇酒，為「精神上之陶醉」，放情沈溺其中者，在我們聽去感覺多麼惡劣！於今劇場裏任情的叫好，使我們耳朵多麼厭倦；一切浪漫的騷動，意識上的紛紜，如有教養的下流人物所愛好的，及其幾個向偉大者崇拜者奇特者的喧嘩，在我們的趣味上多麼感到陌生，不可耐，不同的，倘若我輩從病裏恢復

過來的人，仍然還需要一種什麼藝術，則這必定是另外一種藝術，——一種護到底，輕淡底，飄逸底，天神似的簡穆，天神似的巧妙的藝術，如一朵明麗底紅焰，上浮入無雲的太空！尤其是：爲藝術家的藝術，只爲藝術家的藝術！我們始終懂得其中最需要什麼，喜悅，每種喜悅，我的朋友！也當作藝術家：——我願於此指證。有些事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，我覺知者：啊，於今當如何學着忘記，學到無所知，像藝術家一樣！至若我們的將來怎樣：很難再找到我們在埃及青年那樣的路上了，那青年夜裏使神廟不安，擁抱着神像，極想將一切因很多緣故藏匿的，隱蔽的，發現出來，置於光明處。不然的，這種惡趣味，這種向真理之意志，向「無論怎樣要真理」，「這種愛真理的少年人的狂情」——皆使我們厭惡：於此我們曾太老練，太嚴肅，太欣喜，太枯焦，太深沈。……我們已不相信真理還是真理，倘若給他揭去了面幕，我們已活的夠久了，相信這不錯。於今在我們是適當的事，不看一切的裸形，不是一切事皆參與，不要一切事皆了解，「知道」。一位小女孩問她的母親說：「真的是親愛的上帝無所不在嗎？但是我覺得不對的。」——向哲學家的一個提示呀！人應該尊重那羞慚，「自然」以之自隱於謎疑和各色變幻後的。也許真理便是一個女子，有原由不顯示牠的原由麼？也許牠的名子用希臘文說便叫「巴波」女神？……啊，古之希臘人！他們知道怎樣生活：因此便需要勇武地自止於表面，繃折，和皮膚，崇拜外形：信仰形式，調子，文辭，現相的全部阿瑞坡領域：這班希臘人是膚淺的——出自深沈！而我輩精神的冒險者，攀登了現代思想最險絕底高峯，從那環境通過，長

快樂的智識卷一

一生存目的之教師

我無論用善的眼光或惡的眼光看人類，我發現他們只有兩個使命，或全體或個人：或是作一切凡有裨於保持種族的事。當然，這誠不難由於愛這種族體識覺，却是簡單的因為在人們中間，沒有此遺更古老，更強烈，更堅固，更不可勝過的本能。因為這本能正是我們的種族和羣衆之元素。凡是用尋常短視，直率地將隣人父孫有益的種種害的？善人和惡人，但一從大體上看，一從整個或經過長久的推較，因爲對於這清算和品發懷疑起來，終於擱下了。也許最有害的人往往是具有保存種族上看；因爲他或由他的影響，尚存留着旁的性情，若沒有了這種性情，人類也早已衰弱或腐朽。憎恨，幸災樂禍之情，劫掠和統治的慾望，皆屬保持種性的驚人處經濟法，雖則是很奢費底且從整個看來非常濃厚底經濟：——但將我們的種性保存到現在，可算證明，我已不知道，你，我的同類和隣，能純粹爲種族的害處，

目錄

再版原序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四七

九一

一五

二〇

快樂的智識卷一

生存目的之教師

我無論用善的眼光或惡的眼光看人類，我發現他們只有一個使命，或全體或個人：便是作一切凡有裨於保持種族的事。當然，這誠不勝由於愛這種族的感覺，却是簡單的因為在人們中間，沒有此道更古老，更強烈，更堅固，更不可勝過的本能了——因為這本能正是我們的種族和羣衆之元素。凡應用尋常底短視，直率地將隣人分爲有益的和有利的，善人和惡人，但一從大體上看，一從整個地經過長久的推較，便易對於這清算和品分懷疑起來，終於擱下了。也許最有害的人往往是具有保存種族上看；因為他或由他的影響，尚存留着旁的性情，若沒有了這種性情，人類也許早已衰弱或腐敗。憎恨，幸災樂禍之情，劫掠和統治的慾望：貴族保持種性的驚人底經濟法，雖則是很奢費底且從整個看來非常蠢笨底經濟：——但將我們的種性保存到現在，可算證明。我已不知道，你，我的同類和隣人，是否能夠純爲種族的害處，

「不理智」而且「惡」的生活着，只是以損害種性者，也許千萬年前早已消滅，於今是殆也。不可能之事。放縱你的最好或最壞的情慾吧，或者根本就消落，去矣！於此二者你大概總仍可算人類的促進者和行善人，可以因此有你的稱頌者，才不！如不多睡幾個人，但你始終找不到有人懂到將你個人，在你的最好處加以誹蔑，將你這蠕蟲似的雜似的無邊底可憐狀態，使你明白想像出來，如你的真情實境！嘲笑自己，如人之從整個真趣出發之必嘲笑，這方面是從來最優秀者還缺乏真理意識，最多才者還不夠有天才！傷是笑也許還有一個將葬吧！設若這句話：「種族便是『一切，個人便是無有』」——深入人心，與人道一體，而且倘是無盡何時何人皆可走進這最後底解放和不負責之門路，然後嘲笑也許自與智慧結合，然後也許只剩了快樂的智識。於今却還完全不同，於今生存的喜劇還求會「自覺」——於今還只是悲劇的時代，道德與宗教的時代。永是從新出現道德和宗教的推進者，為維持風化而鬥爭的鼓動者，天良激發與宗教戰爭的教師，這表示什麼呢？這舞臺上這班英雄表現什麼呢？——因為從來這皆是這臺上的英雄，其餘的一切，偶一出現者和太接近者，只不過做了這班英雄的準備，無論其當了機械，或幕布，或扮親信者或侍兒這些腳色。（例如詩人，往往不過當了某種道德的僮僕而已。）——這許多悲劇者是為了種族的利益出演，不問可知，即令其自信是爲了上帝的關係，而是自是上帝的使者在工作。當其促進對生命的信仰，便促進了種族的生命。「生活下去是值得的」——他們每人都這麼呼喊，——這一生中頗有些重要東西，生命之後生命之下還有些什麼，你們留心

吧！——那種情慾，高尚人和普通人所同有的，保存種族的慾望，時時發爲理智與精神王之熱情，恆有隨之而來的一切道理了。而且盡力要使我们忘記，牠根本是情慾，本能，愚態，無根據。生命是應該愛好的，因爲！人應該促進自我及其隣人，因爲！以及這一切應該和因爲所講的什麼，在將來會議的什麼！要彼此必然常是從自身發生而且毫無目的之事，從此現出是有目的而成，使發明知其爲理智和最徹底使命——便有倫理的導師出場了，爲教示「生存之目的」的教師；於此他發明底第二種不同生存，於是因這新底技巧，纔將這舊底平凡底生存，從其古老平凡的困難中救起。是呀！他根本不要我們嘲笑這生存，嘲笑我們自己，或更嘲笑他；於他，個人永是個人，是最初，是末了，是點偉大底東西，於他，沒有種性，沒有總數，也沒有零。他的發明和估價，不論怎樣蠢笨，妄誕，不論他怎樣誤解自然的過程，否認自然的條件：——其實從來各種倫理，違反自然，蠢到極至，設若有一種統治了人類，人類早已消滅了——總是！總是每次「英雄」登臺之後，達到一些新成績，嘲笑之驚人臨反面；許多個人深深震動，想：「是的，生活下去是值得的，是，我值得生活下去！」——生命和你和我和我们大家，一時又重新於我們有趣了。——然而不可否認的，長久以後，笑與理智及自然，勝過了每個這班偉大底生存目的之教師：——短促底悲劇，終於常是歸入永久底生存之喜劇，「無數苦笑之波流」——耶穌基督（Aeschylus）的話說——終於將最偉大底悲劇也淘盡了——雖有這一切解釋與笑，終因這班生存目的之教師常常出現的緣故，人類天性在大體上有些改變了——現在人類天性多

了一種要求，便是要求這種「目的」的教師和理論常帶出現。人漸漸變為一種幻想動物了，比其他一切動物多一種生存條件得滿足：人不時要相信他已懂得為什麼他生存；他的種族不能繁榮，倘使對生命沒有一種時期底信仰！倘使沒有對生命中之理智的信仰，人類不時要從新告：「有些東西是絕對不可加以嘲笑的！」而最明達底人道者將增加道：「不但是笑與快樂的智識，也還有悲劇及其高尚底不理智，屬於保存種族的方法和必然性！」——然則結果呢！結果呢！結果呢！你們懂麼，兄弟們！你們懂到這起伏盛衰的新律麼？我們也有我們的時代的！

三 智慧的良知

我常常有這一種經驗，也總是重新抵抗牠，我總不欲相信牠；雖則我已把握：大多數人是缺乏智慧的良知的；是呀，時常我彷彿覺得如要求這樣的事，在人口最繁盛的大城中，竟如沙漠中一樣荒涼。每個人皆用陌生底眼光看你，仍繼續將他的天平使用下去，漫稱這是善那是惡；而且倘若你打破這些法碼不夠分量，也沒有人臉紅——更沒有人向你發怒；也許有人嘲笑你的疑惑吧。我是說：大多數人不覺得這可笑，便是皆信這樣那樣，在先未曾知道其正與反的最高最確底理論，在後也毫不追尋這些理由，——便是最有才能的男子和最貴族的夫人，也仍屬這大多數人以內。然則慈仁，精微，和天才，於我算什麼呢，倘若這種道德之士在信仰與批評上容留如此怠惰之感情，倘使求真確之願望，於他不算最真心底希求與最深沈底關懷——如